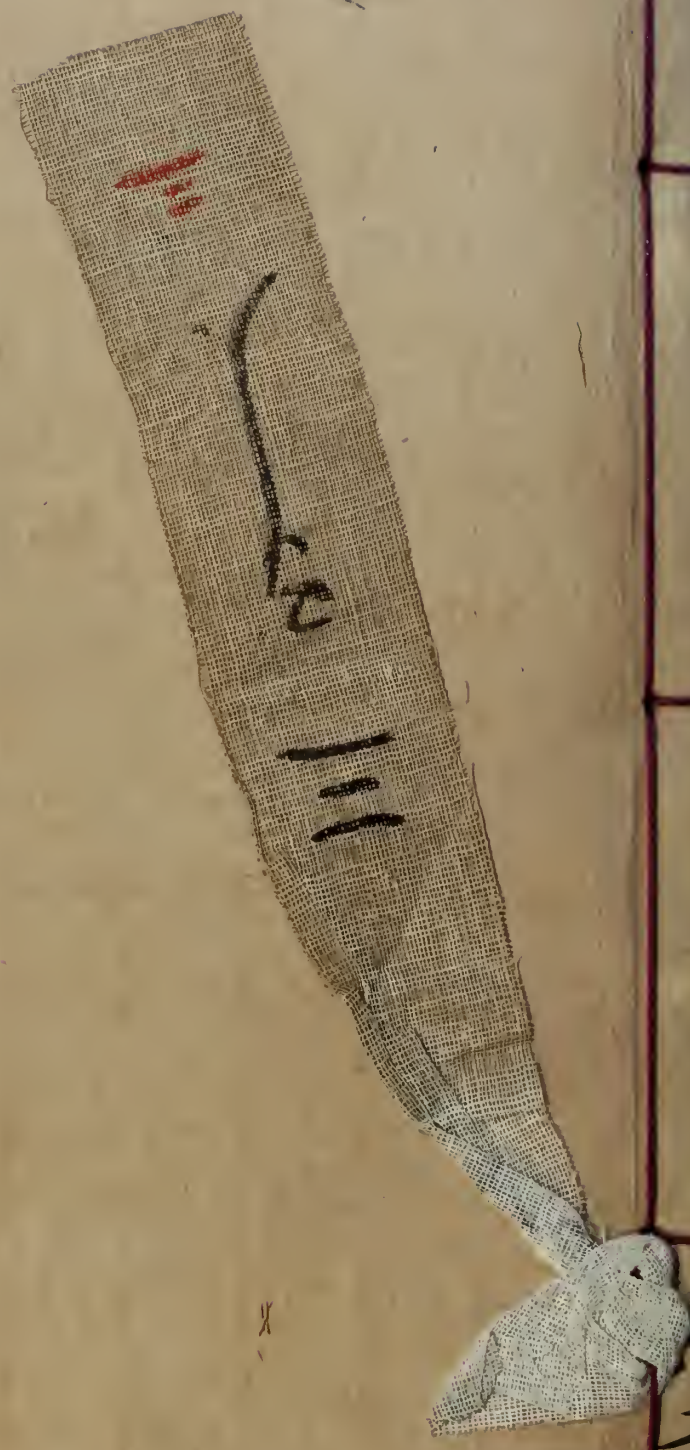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五



東國通鑑卷之八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唐龍朔元年新羅太宗王八年文武王元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年春正月唐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四萬四千餘人赴平壤鏤方行營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摠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赴平壤○百濟宗室福信等立故王子扶餘豊為王豊嘗質於倭福信起兵興浮屠道琛據周留城迎立之西北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於熊津

城時郎將劉仁軌咂罪白衣從軍唐詔以為檢校帶方州刺史將前都督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鬬而前福信等立兩柵於熊津口拒之仁軌與新羅兵合擊之百濟軍奔入柵爭橋墮死者萬餘人福信等乃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人以糧盡引還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使告仁

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盡殲百濟遺民以國畀新羅我與唑而受死豈若力戰而圖存仁軌遣使賫書具陳禍福琛等倨甚館使者於外嫚報曰使人官畢我是一國大將不合相忝書不荅遣還之仁軌以衆少與仁願合軍休士上表請合新羅兵攻之新羅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鬲嶺遁還新羅不敢復出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豐不能制福信以仁願孤城無援遣使慰之曰大使何時西還當遣相

送　二月百濟人攻泗沘城新羅王命伊湌品日爲大幢將軍率上州下州幰幢郎幢將軍等往救之品日至百濟境分麾下先至豆良尸城南相營地百濟人望軍陣不整猝出擊之羅軍驚潰大軍繼至攻豆良尸城三旬不克○夏四月新羅品日等還至賓骨壤將遇百濟軍戰敗兵械輜重失亡殆盡上州郎幢兵遇百濟軍於角山進擊克之八其屯堡斬獲二千級王聞軍敗遣將軍金鈍等救之至加尸兮津聞軍退乃還王以諸將敗績論

罰有差○唐以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摠管
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摠管蘇定方為平
壤道行軍摠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
五軍水陸分道並進帝欲自將大軍繼之蔚
州刺史李君球言高句麗小國何至傾中國
事之有如高句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小發則
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
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會武后亦
諫乃止○五月高句麗及靺鞨攻新羅北漢
山城不克先是麗將惱音信與靺鞨將生偕

合軍攻述川城不克移攻北漢山城列砲車飛石所當陴屋輒壞城主大舍冬旭川使人擲鐵蒺藜於城外人馬不能行又破安養寺廩廥輸其材隨城壞處即構為樓櫓結短綱懸牛馬皮與緜衣內設弩砲以守時城內只有男女二千八百人冬旭川能激勵以弱敵強凡二十餘日糧盡力疲至誠告天忽有大星落於高句麗營又雷雨以震惱音信等疑懼圍而而去新羅王擢冬旭川為大奈麻初金庾信聞賊圍城曰人力既竭陰助可資設

壇祈禱會有天變皆謂至誠所感也庾信嘗
見高句麗諜者迎謂曰爾國有何事諜者不
敢對庾信曰但以實告無畏也吾王上不違
天下不失人百姓樂業爾宜還告爾國遂慰
送之高句麗聞之曰新羅雖小庾信為相不
可輕也○六月新羅王金春秋薨壽五十九
太子法敏立上謚曰武烈廟號太宗統
一三韓時和歲豐京城布一疋直租三十碩
或五十碩民謂之聖代妃文明王后金氏庾
信之妹也初其妹寶姬夢登西兄山頂坐旋

流徧國內覺與文明言文明獻曰願買兄夢因與錦裙為直後武烈與庾信蹴踘庾信故踐武烈衣紐落之庾信曰吾家幸近請往綴之因與俱往置酒從容喚寶姬采綴寶姬辭曰豈可以細事輒近貴公子乎文明乃進綴紐美以艷武烈悅之仍請婚遂生男曰法敏次仁問次文汪次老且次智鏡次愷元唐高宗聞王訃舉哀於洛城門○秋八月蘇定方破高句麗軍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城新羅王率諸將會唐兵伐高句麗次熊峴

攻百濟龍山城扳之先是帝遣金仁問儒敦等還謂曰朕既滅百濟除爾國患今高句麗負固與濊貊同惡違事大之禮棄善隣之義朕欲同伐以殲垂亡之虜王雖在服重違帝命遂以金庾信為大將軍仍部分二十三摠管自領至始飴谷有告者曰百濟餘民據龍山城王先遣使諭之不服王行次南川州鎮守劉仁願亦自泗沘来會庾信進圍龍山城語百濟人曰而國不龔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不順命者戮今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為乎

將必淦地不如早降非但全軀富貴可期也百濟人曰城雖小兵食俱足士卒義勇寧為戰死擔不生降庾信笑曰困獸猶鬬此之謂也圍不解九月王進次熊峴停集諸揔管親臨檐師涕泣士皆奮勵遂與庾信合兵圍之先燒大柵斬數千人城陷獲賊將戮之王論賞有差○新羅上州揔管品日等率兵攻百濟雨述城斬千餘級達率助服恩率波伽等與衆降王賜助服級飡仍授古陁耶郡太守波伽級飡又賜田宅衣物○新羅王遣大監

文泉移書蘇定方曰我受命討賊涉海萬里艤舟徘徊已踰旬月而王之援兵不至糧又不繼何耶王與羣臣以深入敵境遠輸粮餉為難金庾信曰臣叨承國家重寄死不辭亂當赴敵以副蘇將軍之意王喜曰今既得卿吾無憂矣出彊之後卿可便宜從事○高句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唐諸軍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氷合引衆乘氷渡水鼓噪而進高句麗軍奔潰何力追數十里殺三萬人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

免會帝有詔班師乃還○冬十月新羅王聞唐遣使來弔祭未會唐兵而還庾信等休兵待命含資道摠管劉德敢至傳勅旨輸平壤軍粮

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一年春正月唐使至新羅勅祭前王仍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樂浪郡公新羅王賜雜彩五百端○新羅王遣金庾信金仁問真服良圖等九將軍與苗鎮劉仁願率兵數萬以車二千餘兩載米四千石租二萬二千餘石赴平壤至風樹

村氷滑道險車不得行并馱牛馬至七重河人皆懼涉不敢先庾信先濟諸軍繼之入麗境至蒜壤人皆困乏庾信語諸將曰麗濟二國為我世讎今不畏死赴難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國以報國讎諸君宜勉之直趨平壤遇麗兵於梨峴逆擊克之所得兵仗甚多○唐沃沮道揔管龐孝泰與高句麗戰兵敗死之初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上蓋蘇文迎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兩代過蒙恩遇

高句麗不滅吾必不還我將卿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為一身求活耶蘇文內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孝泰遂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二月唐遼東道摠管蘇定方解平壤圍引兵還先是金庾信等至獐塞道險距平壤數里會風雪寒沍人馬疲懶凍死庾信袒肩執策前進衆皆出死力度險阨庾信以唐軍飢窘先遣步騎監裂起軍官仇近等報唐營定方喜以書謝之裂起還庾信悅以為級飡庾信行抵楊隩遣仁向良圖及子軍

勝等達唐營饋軍粮贈定方銀細布頭鬚牛
黃蓍初定方以食盡兵疲又值大雪得粮便
旋師良圖以兵八百人泛海而還庾信亦還
羅人伏兵要之庾信以皷繫牛腰拽繫牛尾
捷揮擊有敢又積柴燃之使煙火不絶示若
屯宿然夜半潛行至薩河急渡休兵詰朝羅
兵覺而追之庾信拒戰萬弩俱發羅軍且却
庾信率勵將士分擊敗之斬首萬餘級虜小
兄阿達芳等五千餘人得兵械數萬王喜遣
使勞之論功有差庾信言於王曰裂起仇近

天下之勇士也臣以便宜授級飡狀未副功願加沙飡王曰沙飡不已過乎庾信對曰爵祿所以酬功何過之有王從之○新羅靈廟寺災○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朝新羅初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高清兄弟三人造舟渡海至于耽津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来朝之象也未幾厚等果來王嘉之稱長子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蓋王愛清令出胯下如己子故名之季子曰都內邑歸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

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不知何王時也後臣屬百濟故以佐平為官歸至是来降為屬國

○三月新羅王以百濟既平大赦命有司設大酺○秋七月新羅遣伊飡金仁問如唐○唐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兵於熊津帝以平壤軍還勑仁願等西歸劉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通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擊破福信餘衆於熊津東扳支羅城及尸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鎮守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當衝

要加兵守之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城斬殺八百人遂通新羅餉道仁願奏請益兵詔在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摠管發淄青萊海兵七千人往就熊津時福信專權與豐寖相猜謀殺豐豐卽親信掩斬之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新羅殺大幢摠管真珠南川州摠管真欽初二人稱病不視事王以為有異心誅之遂夷其族○震新羅沙飡如冬如冬嘗歐母至是震死

唐龍朔三年新羅文武王三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二年春二月新羅欽純天存領兵取百濟居列城斬首七百餘級攻居督沙平二城降之又攻德安城斬首一千七十級○夏四月唐以新羅為鷄林州大都勿府以王為大都督○五月震靈廟寺門○秋九月新羅王及唐熊津摠管孫仁師等攻百濟周留城拔之扶餘豐奔高句麗先是仁師来與仁願合士氣大振新羅王率金庾信等二十八將来助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林城水陸之衝合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

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加
留城百濟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
仁願及新羅王帥步騎仁軌及扶餘隆帥舟
師自熊津江進同趨周留城遇倭人於白江
口新羅軍力戰四合皆克焚其船四百艘煙
焰灼天海水為赤豆陵尹周留等城皆下豐
脫身走王子忠勝忠志等帥其衆與倭人皆
降新羅王謂倭人曰我與爾國隔海講和聘
問交通未嘗交構何今日與百濟謀我今爾
之命在我掌握不忍殺之歸語爾王遂縱之

分兵擊諸城降之獨遲受信所擾任存城險
固粮儲又多攻之三旬不下○冬十一月新
羅王班師賜金庾信田五百結遺冬衣于留
鎮唐軍○唐劉仁軌遣將攻扶任存城初百
濟人黑齒常之驍毅有謀畧為達率魚風達
郡將蘇定方平百濟以所部降定方縱兵大
掠常之懼即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城自固
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
敗之遂復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常之與別
部沙吒相如擾險以應福信至是帝遣使招

諭乃詰仁軌降仁軌以赤心待之俾取任存城自效即給鎧仗粮糒仁師曰野心難信若授甲濟粟是資寇也仁軌曰吾觀常之相如二人忠而有謀可以因機立功尚何疑哉訖用其謀取任存城受信委妻子奔高句麗餘黨悉平常之入唐為在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累從征伐積攻授爵賞殊等父之為燕然道大摠管與李多祚等擊突厥破之左監門衛中郎將寶璧欲窮追邀功詔舉常之共討寶璧獨進為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

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鷹揚將軍趙
懷節叛捕擊詔獄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
為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
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遺及死人皆衣
其柱○唐詔劉仁軌留鎮百濟召孫仁師劉
仁願還時兵火之餘比屋凋殘僵屍如莽仁
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
塗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農桑賑貧乏養
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民皆按堵然
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句麗仁願

至京師帝問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帝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甲子

唐麟德元年新羅文武王四年高句麗寶藏二十三年

春正月新羅金庾信請老不允賜几杖○新羅令婦人亦服中朝衣裳○二月新羅置諸陵守戶各二十○唐遣劉仁願將兵代戍熊津以扶餘隆為熊津都督俾還其國招揖餘衆令與新羅釋

憾○三月百濟餘衆又聚泗沘城叛熊津都
督發所管兵攻克之○新羅遣人熊津府城
學唐樂○秋七月新羅遣將軍金仁問品日
等攻高句麗突沙城克之○新羅禁人檀施
貨財土田于佛寺

臣等按經曰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新羅自
法興王以來奉佛彌謹塔廟之盛過於梁
魏土田之施特餘事耳今乃有是禁何耶
曾子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民可
欺乎民不可欺則雖諄諄然誘之其肯從

之乎後之為人君者欲民從化莫若躬行以道守之也

唐麟德二年新羅文武王五年高句麗宝藏王二十四年春二月新羅中侍文訓致仕以伊飡福真代之伊飡文汪卒以禮葬之帝遣梁冬碧任智高等来吊兼贈紫衣一襲腰帶一條彩綾羅一百匹綿二百匹兼冊金庾信奉常正卿平壤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王贈唐使者金帛優厚○秋八月庚子新羅王與劉仁願扶餘隆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其擔辭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

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托高句麗交通倭
國共為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畧無寧歲
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
人諭以和會負險特遠倨慢天經皇赫斯怒
襲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瀦宮汚
宅作誡来裔拔本塞源垂訓後昆猥懐柔伐
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絶往哲之通規事必
師古傳諸彝冊故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
餘隆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
新羅長為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各承詔

命永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
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宣成旨約之以婚姻
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
恩若兄弟祗奉綸音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
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
邊陲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
守禋祀靡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
宗廟子孫萬代無敢違犯神之聽之是饗是
福仁軌之辭也歃血埋牲幣於壇之壬地藏
其書於新羅宗廟於是仁軌領新羅使者及

百濟耽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會祀泰山
隆畏衆携散亦歸京師後庾以隆為熊津都
督帶方郡王遣歸國安輯餘衆仍移安東都
護府於新城以統之隆畏新羅之彊不敢入
舊國寄治高句麗死百濟遂滅

權近曰百濟始祖系出扶餘避地南來建
國稱王子孫相繼幾七百年不可謂貽謀
之不善矣及至季世窮奢極欲妄興功役
任情敗度枉害忠良又世仇鄰國縱兵侵
軼使境内之民殆無寧歲且不能禮事中

國以致勞師問罪身被俘虜遂使宗廟丘墟亦可以為永世之戒矣

新羅王立子政明為太子大赦

唐乾封元年 新羅文武王六年 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五年 夏四月新羅靈廟寺災○新羅遣奈麻漢林三光如唐宿衛漢林天存之子三光金庾信之子王既平百濟欲請兵滅高句麗故遣之帝以三光為左武衛翊府中部將○高句麗王遣太子福男如唐侍祀泰山（新羅遣金仁問如唐侍祀泰山帝加授右驍衛大將軍食邑四百戶○

高句麗泉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男生九歲以蔭補中裹小兄猶唐謁者也遷中裹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主之進中裹位頭大兄及蘇文死男生代為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

金富軾曰宋神宗與王介甫論事曰太宗伐高句麗何以不克介甫對曰蓋蘇文非常人也然則蘇文亦才士也而不能以直道奉國殘暴自肆以至大逆春秋君弑賊不討謂之國無人而蘇文保要領以死於

家可謂幸而免者男生獻誠雖有聞於唐室而以本國言之未免為叛人者矣

臣等按太宗將伐高句麗敕蘇文弑逆之罪蘇文囚天子使倨慢不恭其罪惡天下古今之所無雖三尺童子皆知討逆而唾罵之奈何王安石對神宗之問曰太宗之不克高麗以蘇文非常人也以如是亂賊之甚謂非常人則天下古今亂臣賊子孰非非常之人乎安石心術不正而學術亦不正春秋經世之大典尤謹嚴於誅亂討

賊之義而安石以謂斷煽朝報請於經筵
不得進講蓋不知春秋誅討之義故其發
於議論告諸人主者如是冨載吾東方名
士於蘇文大逆不道之罪知之詳矣雷同
安石譸說謂之才士何也其亦不免為人
臣不知春秋之罪矣是不可不辨
高句麗男建自為莫離支男生攝國內城降
于唐先是男生出按諸部使其弟男建男產
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君等逼將除
之盍先為計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奪

權欲拒之男生潛遣人偵伺男建等捕獲之矯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殺男生子獻忠自為莫離支發兵討男生男生走保國內誠結契丹靺鞨遣子獻誠于唐求內附帝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而還之仍命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以兵應之○秋九月唐授男生特進遼東都督燕平壤道行軍大摠管持節安撫大使玄菟郡公男生舉哥勿南蘇舍巖等城降附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釦七

事○冬十二月唐伐高句麗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副大摠管其水陸諸軍摠管并轉粮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高句麗貴臣淵淨土率従官二十四人以城十二戶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投新羅新羅給衣糧田宅分置中外其十二城並遣士卒鎮守

唐紀封二年新羅文武王七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六年秋七月帝勅新

羅以智鏡愷元日原為將軍赴遼東王即以智鏡為波珎飡愷元為大阿飡日原為雲麾將軍帝命劉仁願金仁泰從卑列道新羅從多谷海谷二道會平壤攻高句麗○李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句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十六城皆下之龎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在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句麗軍戰敗高句麗軍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

殺五萬餘人拔南蘇木氐蒼嵒三城與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舡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他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士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萬頃作檄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軍不得度帝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安市城下未及成列高句麗

軍三萬還至軍中大駭雹俊擾胡床方食乾糒簡精銳擊敗之○八月新羅王帥師次漢城州待李勣勣到平壤城北移書来督兵王從之至獐塞聞勣歸乃還○冬十二月唐命留鎮將軍劉仁願會新羅王征高句麗仍賜王大將軍旌節

唐摠章元年新羅文武王八年高句麗宝藏王二十七年春正月李勣帥師伐高句麗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摠管以郝雹俊金仁問副之使仁問徵兵於新羅○二月李勣等拔高句麗扶餘城先是

薛仁貴既破高句麗軍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恐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進與高句麗戰克之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請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為我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句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

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饑人常
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
是行不再擧矣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
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敗死者三萬
餘人勣進攻大行城○新羅遣使獻美女于
唐帝不受仍勑勿獻女○夏四月彗星見於
畢昴之間唐許敬宗曰彗見東北高句麗將
滅之兆也○六月遼東行軍副大摠管右相
劉仁軌奉勑與宿衛沙飡金三光到党項津
新羅王使金仁問備禮迎之仁軌約束訖向

泉岡王遂部分為二十八摠管府城劉仁
願遣使于新羅告高句麗大谷漢城等二州
十二城歸服王遣一吉飡真功賀之秋七
月新羅王帥師次漢城州遣諸將助唐伐高
句麗金庾信以病留以欽純仁问為將欽純
告王曰若庾信不行恐有後悔王曰卿等皆
國之寶若偕行萬一嗟咊其如國何若留庾
信隱然為國長城吾無憂矣欽純庾信之弟
仁問庾信之甥語庾信曰吾等皆不材今從
大王就不測之地願聞指誨庾信曰夫將者

國之干城君之爪牙決勝負於矢石之間必
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然後乃可成
功今我國以忠信而存百濟以傲慢而亡高
句麗以驕滿而殆今日以我之直擊彼之曲
何憂不克況仗明天子之威伐至不仁哉○
九月唐兵合新羅兵攻平壤城拔之高句麗
王高藏降唐將李勣執之以歸高句麗亡先
是勣既克大行城諸道軍皆會進至鴨綠柵
高句麗拒戰勣敗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
城諸城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

城下勣軍繼之仁問等遇勣進軍於嬰留山下文穎遇麗兵於蛇川原與戰大敗之諸揔管兵俱會遂與唐軍合圍平壤城月餘高句麗王遣泉男産帥首領九十八人堅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男建猶固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浮圖信誠信誠密遣諜約內應後五日啓闔勣縱兵鼓噪而入火其門灼焰四興男建急窘自刺不絶勣執臧及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餘萬衆還京師新羅金仁問等隋之男生與攻平壤帝遣

其子即遼水勞慰賜第京師劉仁願與勳會
沒期名還當誅放流姚州

右高句麗自始祖東明王以漢元帝建
昭元年甲申都卒本扶餘國號高句麗
瑠璃王癸亥移都國內城山上王癸丑
移都丸都東川王丁未移都平壤故國
原王辛丑復都丸都癸卯移都平壤東
黃城長壽王丁卯移都平壤城平原王
丙午移都長安城寶藏王戊辰唐高宗
總章元年而亡合二十八王共七百五

年

金富軾曰玄菟樂浪本朝鮮之地箕子所
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設禁八
條是以其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飲食以籩豆此仁賢之化也而又
天性柔順異於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
浮桴於海以居之有以也夫然而易之文
二多譽四多懼近也高句麗自秦漢之後
介在中國東北隅其比隣皆天子有司亂
世則英雄特起僭竊名位者也可謂居多

懼之地而無謙巽之意侵其封場以讎之入其郡縣以居之是故兵連禍結畧無寧歲及其東遷值隋唐之一統而猶拒詔命以不順囚王人於土室其頑然不畏如此故屢致問罪之師雖或有時設奇以陷大軍而終於王降國滅而後止然觀始未當其上下和衆庶睦雖大國不能以取之及其不我於國不仁於民以興衆怨則崩潰而不自振故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左氏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
土芥是其禍也有味哉斯言夫然則凡有
國家者縱暴吏之驅迫強宗之聚斂以失
人心雖欲理而不亂存而不亡又何異強
酒而惡醉者乎
權近曰高勾麗本檀君朝鮮之地後為箕
子所封箕子教民禮義設禁八條其民不
相盜婦人貞信不淫飲食以籩豆孔子欲
居之豈以其尚有仁賢之化也歟始祖朱
蒙来自卒本稱王建都歷年垂於八百及

其季立奢侈無度陵夷不振權臣執國命
敢行弑逆擅置其君加以不能交鄰以道
互相侵伐又不能畏天事大侮慢中國以
致隋唐之兵再舉伐之君臣被虜宗社不
祀豈非自取之也然而蓋蘇文當國雖極
暴戾政出於一人心不分故以唐太宗之
神武不測尚不能得志及其既死二子爭
權骨肉相圖衆情携貳攻守無策八十一
歲之將得以滅之亦可謂保小國者之永
鑑矣

臣等按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降李密擊
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薛銑混一
函夏無敵於天下雷霆之下孰不震攝者
乎及征一高句麗親率六軍長孫無忌江
夏王道宗李世勣薛萬徹皆一時名將策
無遺策矣安市之役幾於喪師文皇深自
悔惜將欲再舉而未果也高宗中材之主
郝處俊劉仁軌薛仁貴其將才豈過於無
忌道宗萬徹者乎雖有李世勣年幾八十
其武畧豈短於安市而長於今日乎然高

宗之滅高句麗何成功之易也臣竊以謂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安市之役明者已知有今日矣當文皇之時雖蘇文窮兇極惡而國無大釁安市城主亦非常人堅城固守期於効死挑戰不得攻城不下此文皇之所以不得志也蘇文罪逆貫盈天將壅其惡而降之罰幸而老死牖下男生兄弟猜狠鬩墻交搆上國動天下之兵新羅亦以世讎舉兵助順於是高宗赦罪致討以有名之師加垂亡之國雖欲不亡得乎

論者曰高宗幸而勝太宗不興而不勝將
時勢之使然歟抑國家之興亡有數歟
臣等按始祖以英雄之資見忌於金蛙諸
子逃難至卒本披草萊建邦國未遑制作
然威德日盛歸附亦衆降松讓斥靺鞨取
荇人滅沃沮雄據一方虎視三韓何成功
之易也琉璃以遺腹在他國其承襲難矣
幸而得嗣降鮮卑滅梁貊闢國浸廣然憤
小罪而誅二臣惡好勇而殺太子是可嘆
已大武英明雄武拔怪由於微賤委豆智

以軍國仇都以貪鄙被斥敦素以智能見
褒征蓋馬滅樂浪扶餘奔竄而自避句茶
畏威而来降恢拓土宇國勢愈昌獨惜乎
信夫人之讒有子如好童之賢而尚不自
明以至於死跡其行事其晉獻之流乎閔
中方喪宴樂遊畋享年不永慕本暴戾不
仁戕殺諫臣其得善終難矣太祖享國九
十餘年荒倦勤付托失人禍及忠臣愛
子雖有闢土強國之功何足道哉次大以
寵弟窺伺大器積有年紀及嗣位尚不悛

心恣行誅殺天道好還其及也宜矣新大
逃乱出亡國人歸心推戴立之宜光明蓋
夫弑逆之罪以伸大義也而德其援立之
功反寵任之故國叛以英明之資奮有為
之志誅權姦訪遺逸聘巴素於草澤擢為
國相推誠委任又賞舉者誠衰世未有之
盛舉然後嗣不定死肉未冷于妃淫穢濁
亂房闥山工蒸于妃潭國瀆亂天倫所可
導也言之醜也東川天性寬仁有人君之
量乃何愎忠臣之諫侵犯上國驟勝輒驕

及其一敗竄身狼狽幾於亡國予中興雖無德可稱而能辨罷姬之誣殺之不疑何其斷也西川禦甫慎扳檀盡諸部震懾晚年猜忌推忍同氣烽上閱狠尤甚殺叔及弟愎諫自恣峻宇彫墻民困虐政卒及於禍羌川旱遯荒野備嘗艱險宜有聰慧術智矣而無德可稱徒以侵犯上國為事故國原值慕容之變奔敗鼠竄妻見虜父尸不發城郭宮室焚蕩殆盡旄倪珍寶輸掠無遺幾不保社稷至於屈膝稱臣納質

修貢是宜卧薪嘗膽之時也顧乃忘我仇
讎噬我唇齒搆釁百濟血染敵鋒惜哉
小獸林立大學教子弟似可與有為而惑
於異端邪說邀秦僧創佛宇奉之彌謹為
東韓佞佛之始主故國壤侵強鄰擾中國
干戈糜爛猶且事佛求福福未獲而遽夭
惑哉廣開土雄偉有奇才能戰勝攻取長
壽享年愈長國富兵強文咨安藏安原皆
中材庸主陽原武畧不竟國步日蹙平原
遇旱而懼停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務勸農

桑賑貧乏有足多者嬰陽初即位有志安民然不知畏天事大之義黨靺鞨侵上國惰文命將来討舉國震恐宜効順悔罪之不暇方且伐新羅侵百濟喜兵樂禍復致煬帝討罪之舉百萬之衆度遼碣涉薩水擣巢覆穴不朝則夕不有文德之應變玄感之内叛則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榮留昏愚暗弱賊臣蘇文有今將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馴致堅氷之禍欲以弱制強幾又不密禍不旋踵寶藏為蘇文所立權移於

下政不已出國皆蘇文之國民皆蘇文之民專擅自恣窮兇極惡違帝詔囚王人罪逆貫盈唐宗赫怒親將六師討之雖駐蹕之役不得志而還高麗國勢亦岌岌乎殆是雖蘇文之罪惡而亦寶藏不君之為也厥後太宗之憾不釋頻年命將出討將欲再舉此正君臣協力圖存之時也而主昏於上臣虐於下奢侈無度國事日非蘇文諸子自相魚肉至於訴中國為鄉導雖以高宗中材之主遣一老將一舉滅之如摧

枯拉朽高氏七百年之宗社一朝丘墟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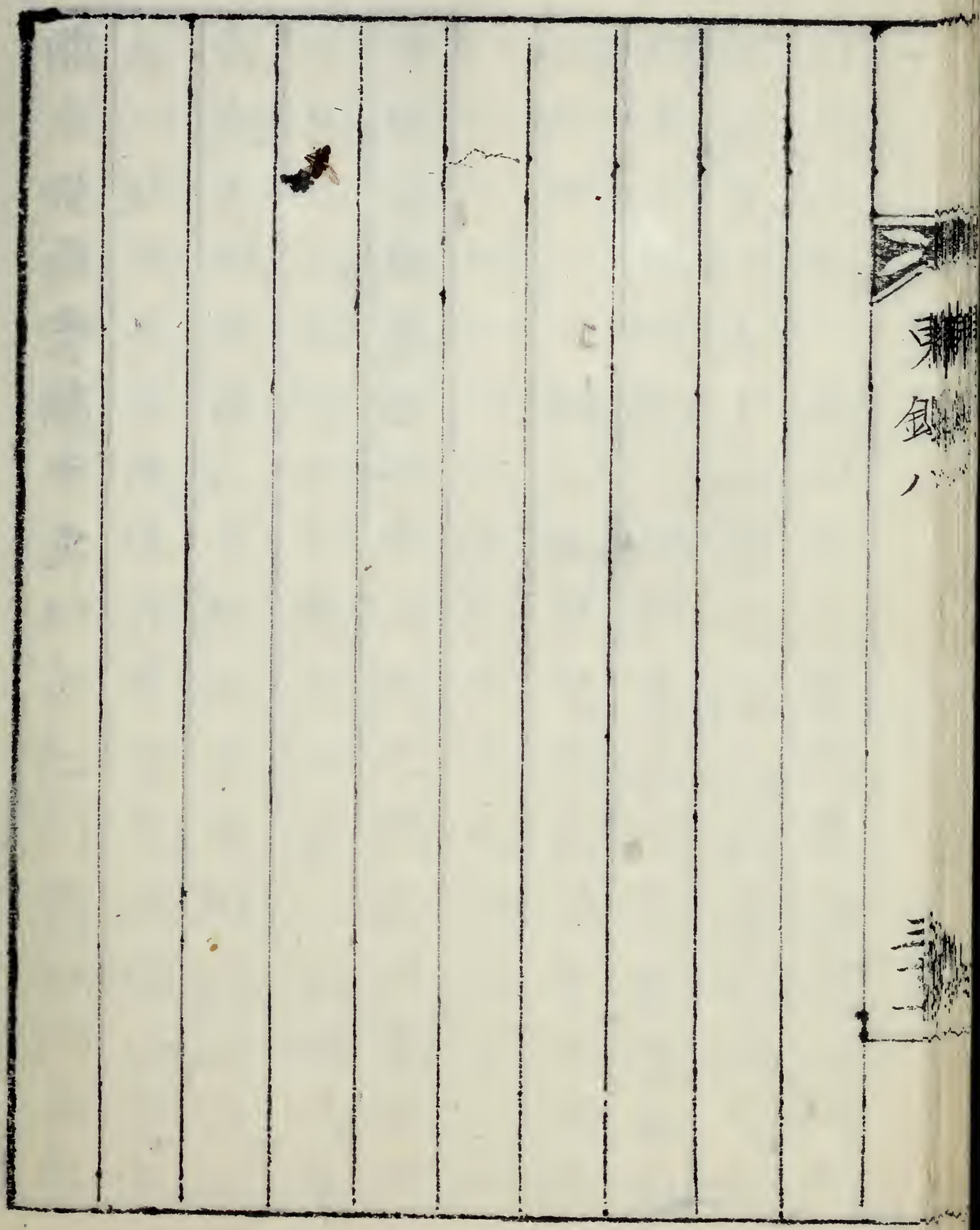
新羅以金庾信為太大舒發翰加殊禮金仁問為大角干王聞平壤已破欲往會出次肹次壤聞唐兵已迴還至漢城謂群臣曰昔百濟王明穠謀侵我國庾信之祖武力逆擊之俘王及大臣四人其父舒玄為良州摠管屢與百濟戰挫其銳使不得犯境今庾信承祖考之業為社稷之臣出將入相功績茂焉今欲賞以殊禮於是設太大舒發翰授之位在

大角干之上食邑五百戶賜輿杖上殿不趨
授仁問大角干賜食邑五百戶其餘將士論
賞有差○冬十月李勣朝京師獻高句麗俘
勣將至帝命先以臧等獻昭陵具軍容奏凱
歌入京師獻于大廟帝受浮于含元殿○十
一月新羅王至自漢城州率臣僚以高句麗
俘七千告祖廟曰祗承先志與大唐同舉義
兵問罪於百濟高句麗元凶服罪國步斯靜
敢用昭告遂賚死事者帛有差○唐置安東
都護府於平壤以薛仁貴為都護以王臧政

非已出救以為司平大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男生純厚有禮奏對辭敢後以下國公卒男建流黔州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都護府以統之擢高句麗將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以鎮撫之帝遣使新羅宣慰無賜金帛亦賜金庾信書褒奬又加金仁問爵秩仍留宿

新羅靈廟寺災

東國通鑑卷之八



東國通鑑卷之九

新羅紀

文武王

諱法敏太宗武烈王長子母文明王后庾信之妹也姿表英特聰明多智略在位凡二十年一統後十一年〇

九年唐抱章二年春正月以僧信惠為政官大書省〇帝遣僧法安来求磁石〇二月赦教曰往者國家間於兩國北伐西侵暫無寧歲戰士暴骨積於原野先王愍百姓之殘害越海

請兵本欲平定兩國雪累代之深恥全百姓之殘命百濟雖平高麗未滅寡人克承先志既平兩敵四隅靜泰臨陣立功者並已酬賞但念囹圄之苦未蒙更新之澤可赦國內罪無大小悉皆放出百姓貧寒糶人米穀者待有年償之只還其母窮歉尤甚者子母俱免

○高句麗庶子安勝率其衆四千餘户來降

○夏四月唐移高句麗三萬八千三百户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王遣級飡祇珍山等如

唐獻磁石〇帝怒責王擅取百濟土地人民王遣角干欽純波珍飡良圖謝罪〇冬唐遣使徵弩師王遣弩師仇珍山偕使赴朝帝命造木弩師不過三十步帝問珍山曰聞在甬國造弩射千步今纔三十步何耶對曰材不良若取材本國則可矣帝遣使求材帝命珍山改造射至六十步帝詰之對曰臣亦不知其所以然殆木過海為濕氣所侵歟帝疑珍山故不盡技刼以罪而終不効其能

十年唐咸亨元年春正月帝許欽純還國而囚良

圖死于獄○三月靺鞨寇北邊王遣沙飡薛烏儒與故麗將延武率精兵二萬渡鴨綠江與戰大克之斬獲甚多唐兵繼至我兵退保白城○夏四月故高勾麗大兄鉢牟岑立高藏外孫安勝為王初鉢牟岑欲圖興復收合殘民至浿江殺唐官人及僧法安等向新羅行至西海史治島見故大臣淵淨土之子安勝迎致漢城立為君遣小兄多式等来告曰我先王臣臧失道見滅今臣等得本國貴族安勝奉以為君願作藩屏永世盡忠臣等聞

與滅繼絶天下之公義也惟大國是望王處之國西金馬渚

臣等按高句麗紀既曰王之庶子安勝率四千餘戶投新羅又曰翫年冬欲興復國家叛唐立王外孫安舜為王或稱庶子安勝或外孫安舜其言牴牾未知以孰是及考新羅紀有云高句麗翫年冬收合殘民至西海史治島見高句麗大臣淵淨土之子安勝奉以為君則稱王外孫者近矣然其冊命之辭又稱先王正嗣惟公而已何

耶富軾之說彼此矛盾未可詳也
帝遣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摠管發兵
討安勝安勝殺劒牟岑來奔（秋七月王遣
將襲取百濟諸城初唐平百濟置熊津都督
府主之王多取百濟地遣使於都督府請和
不從乃遣司馬彌軍覘我虛實王知其謀止
彌軍不遣分遣諸將討百濟品日文忠等取
六十三城天存竹旨等取七城文穎等取十
二城〇八月王遣沙飡金須彌山冊安勝為
高句麗王曰公之太祖積德立功子孫相繼

闢地千里年將八百至於建產兄弟禍起蕭
墻鬱成骨肉家國破亡宗社湮滅生人波蕩
無所托心公避難山野投身隣國百姓不可
以無主皇天必有以眷命先王正嗣惟公而
已主祭非公而誰謹遣金須彌山等冊命公
為高勾麗王公宜撫集遺民紹興舊緒永為
隣國事同昆弟敬哉兾遺粳米二千石甲具
馬一匹綾五匹絹紬布各十匹綿十五斤〇
倭國更號曰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十
年唐咸亨二年春王蒐兵踐百濟田禾遂與百濟

人戰於熊津南幢主夫果死之○王聞唐兵欲來救百濟遣大阿飡真功等守甕浦○夏六月震興輪寺南門○王遣將軍竹旨等領兵踐百濟加林城田禾遂與唐兵戰於石城斬五千三百級獲百濟將軍二人唐果毅六人○秋七月唐揔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于王其略曰先王開府謀猷一國展轉百城西畏百濟之侵业警高麗之寇年將耳順榆景日侵不懼船海之危遠涉陽侯之險瀝心華境頓顙天門具陳孤弱明論侵擾情之所

露聽不勝悲太宗文皇氣雄天下以神王宇
宙扶傾救弱日不暇給哀納先君矜収所請
輕車駿馬美衣上藥一日之内頻遇殊私亦
既承恩對揚軍事契同魚水堅於金石一朝
大舉水陸交鋒駐蹕之戰文帝親行吊人恤
隱義之深也聖人下武王亦承家洗兵刷馬
咸遵先志數十年外中國疲勞帑藏時開飛
芻日給以蒼島之地起黃圖之兵令強寇已
清讎人表國當應心膂不移中外相輔自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良史之讚豈不休哉今

王遠乖天命近棄父言侮暴天時侵欺鄰好守無所支進不能拒大小不佯逆順乖叙此王之不知量也違君之命不忠背父之心非孝一身二名何以自寧聽從橫之說煩耳目之神忽高門之基延鬼瞰之責先君盛業奉而畀圖豈為智也又高麗安勝年尚幼沖自懷去就之疑匪堪襟帶之重仁貴矜其傷亏之羽未忍加兵恃為外援斯何謀也皇帝德澤無涯仁風遠洎遠聞消息悄然不信爰命下臣来觀由委而王不能行人相問牛酒犒

師逐便隱甲崔陂戴兵江曰潛生自噬之鋒而無相持之氣必其高將軍之漢騎李謹仁之蕃兵吳楚棹歌幽並悉火四面雲合方舟而下依險築戍闢地耕田此王之瞽盲也王若勞者歌事屈而頓申具論所由明陳彼此仁貴風陪大駕親承委寄録狀奏聞事必昭籲何苦忽忽自相縈擾嗚呼昔為忠臣今乃逆臣王以機晤清明風神爽秀歸流謙之義存頓迪之心血食依時茅茨不易占休納祜王之策也今遣王所部僧琳潤賫書守布一

二王敕書其略云我先王於貞觀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勅朕令伐高麗非有他故憐尒新羅攝于兩國每被侵陵靡有寧歲我平定兩國平壤已南百濟土地並乞尒新羅永為安逸新羅百濟見聞恩勅人人思奮大事未終文帝先崩今帝踐祚復継前恩頻蒙慈造兄弟及児懷金拖紫榮寵之極曠古未有粉身碎骨望報萬一至顯慶五年聖上感先志之未終成曩日之遺緒命將徂征大發船兵先王年衰力弱不堪行軍追感

前恳勉強至於界首遣某領兵應接大軍水陸俱進共平一國藉大摠管留漢兵一萬新羅亦遣弟仁泰領兵七十同鎮鮐津大軍回後賊臣福信起於河西取集餘燼圍逼府城先破外柵摠奪軍資復攻府城幾將陷沒又於府城側近四處作城圍守某領兵往赴以解其圍遂破賊城復運糧餉使一萬漢兵免虎吻之危至六年福信徒黨漸多侵取江東之地鮐津留兵一千往攻兵敗匹馬不還自是鮐津請兵日夕相繼遂發兵衆往圍周留

城賊知兵小遂即拒戰兵馬失利而歸南方
諸城一時摠叛並屬福信福信乘勝復圍府
城且絶熊津餉道即募健兒間道救之至六
月先王薨又承勅旨發兵出歸矛在喪經不
能應赴含資道摠管劉德敏等至奉勅令我
國供運平壤軍粮熊津劉摠管亦使来具陳
府城孤危道斬粮盡遂共劉摠管攻拔周山
開通道路若先運熊津恐違勅旨若專供平
壤即恐熊津絶粮所以差遣老弱運送熊津
遂簡精強擬向平壤其徃熊津者在途遇害

人馬殆盡至龍朔二年正月劉仁願管共我兩河道摠管金庾信等同運平壤軍粮風雪沍寒人馬凍死所將兵粮不能勝致大軍既還我兵亦回飢凍死者不可勝數行至靺鞨河麗兵来追我先渡河幸勝而還熊津府城頻索穀種前後所送數萬餘斛南運熊津北供平壤叢爾小國公供兩所人力疲極牛馬死盡所貯倉庾坐見虛竭又留鎮天兵以時給衣都護劉仁願遠鎮孤城數被百濟侵圍我又遣兵解救天兵一萬衣食于我四年于兹

國家恩澤雖復無涯新羅効忠亦足矜憫至龍朔三年揔管孫仁師領兵来救府城我兵亦蒙同至周留城下時倭人来助百濟兵船千艘泊于白沙百濟精騎陣于岸上我以驍騎先破岸陣周留失膽遂即降下南方已定四軍业代仕存一城執迷不降我軍欲還杜大夫承勅欲與百濟共盟我謂百濟姦詐反覆百端今雖共盟後恐有悔奏請停盟至麟德元年復降嚴勅盟會之事雖非所願不敢違勅乃於就利山等壇對勅使劉仁願歃血

相盟山河為誓畫界立封永為疆界至乾封二年聞大摠管英國公征遼某往漢山州遣兵集於界首先遣細諜人覘候回言大軍未到平壤且攻七重城以待大軍其城垂陷英公使江深来云奉大摠管處分新羅兵馬不須攻城早赴平壤即給兵粮遣令赴會行至水谷城聞大軍回我亦遂来至以乾封三年遣太監金寶嘉入海稟英公約束我来赴集平壤至五月劉右相来継發兵馬同赴平壤某亦往漢城州點檢兵馬此時審漢諸軍摠

集蛇水男建出兵欲決一戰我兵獨為前鋒先破大陣平壤城中挫鋒縮氣英公更取我國驍騎五百人先入城門遂平壤壤克成大功我兵士並云征伐已經九年人力殫盡兩國之平今日乃成必當國蒙盡忠之恩人受効力之賞英公乃謂我軍前失軍期及其入朝反謂我兵無功又卑列之城本是我國之地陷於高麗三十餘年今還得之置官以守又以此城歸于高麗夫我國自平百濟迄定高麗盡忠効力不負天朝未知何故一朝見

絶至總章元年百濟渝盟越境侵犯又致書
云天朝修理戰艦外託征倭欲伐新羅至咸
亨元年六月高麗謀叛以臧留鎮朝官我欲
裝兵先報熊津云高麗既叛不可不伐百濟
司馬殫軍来云裝兵即恐彼此相匿宜令兩
國互相交質至七月八朝使金欽純等至將
百濟攵地摠令割還會未數年一與一奪我
國臣民罔不失望去年九月具事奏聞遭風
未達後百濟構釁誣我反叛前失貴臣之心
後被百濟之譖進退惟谷未申忠款使人琳

潤至辱書仰承摠管犯冒風波遠来海外理
須蒭使郊迎致其牛酒遠居異城未獲致禮
投讀来書尊以我國桓為叛逆既非本心惕
然驚懼令略陳寃枉具錄無叛大陽雖不回
光箜篌猶懷向日摠管稟英雄之旁氣抱將
相之高材天兵未出先問元由緣此来書敢
陳不叛請加商量具狀申奏○置所夫里州
以阿飡真王為都督○九月唐將軍高侃等
率蕃兵四萬到平壤深溝高壘侵帶方○冬
十月遣級飡當千等擊唐漕船[redacted]十餘艘獲

郎將鉗耳大侯士卒百餘人瀕死者不可勝數以功授當于沙飡

十二年唐咸亨三年春正月遣將攻百濟古省城克之二月又攻加林城不克○秋八月遣將及唐兵戰于平壤敗績居烈州大監阿珍含死之先是高侃率兵一萬李謹行率兵三萬俱至平壤攻韓始馬邑二邑克之進兵距白水城五百許步依營王遣將軍義福春長等同高句麗兵逆戰斬首數千級高侃等退營石門之野義福等退也唐兵與靺鞨乘其

未陣擊之我兵大敗大阿飡曉州沙飡義文山世阿飡能申豆善一吉飡安那舍良臣等死之被虜者二千人金庾信子元述為裨將欲戰死其佐淡凌止之曰大丈夫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若死而無成不若生而圖後効元述曰男兒不苟生將何面目見吾父便欲策馬而走淡凌鞚馬固止之諸將出蕪荑嶺唐兵追及之阿珍舍謂諸將曰吾年已七十是吾死日也遂橫戟突陣而死其子亦死諸將潛行而還王謂庾信曰軍敗如此奈何對曰

唐人之謀不可測宜使將卒各守要害但元
述不惟辱王命亦負家訓可斬也王曰元述
裨將不可獨施重刑乃赦之元述慚懼不敢
見父遁於野（九月彗星七出此方）王以
向者百濟餘孽訴唐侵我事急不遑申奏出
兵拒之由是獲罪遂遣級飡原川奈麻遠山
送還兵船郎將鉗耳大侯業州司馬藝本烈
州長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馬彌軍曾山司
馬法聰等軍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曰臣
某死罪謹言昔臣危急事若倒懸遠蒙拯救

得免屠滅粉身糜骨不足上報鴻恩碎首灰塵何能仰酬慈造然深籬百濟逼近臣蕃告引天兵滅臣宻恥臣懼破滅自欲求存枉被山逆之名遂入難救之罪臣恐事意未申先從刑戮生為逆命之臣死為背恩之鬼謹錄事狀冒死奏聞伏願少垂神聽焰審元由臣前代以来朝貢不絶近為百濟再虧職貢遂使聖朝命將討罪死有餘刑伏惟皇帝陛下明同日月容光並蒙曲焰德合乾坤動植咸被亭毒好生之德遠被昆蟲惡殺之仁爰流

翔泳倘降服捨之宥賜金腰領之恩雖死之年猶生之日非所希冀敢陳所懷謹遣原川等拜表謝罪伏聽勅旨兼進貢銀三百三十五兩銅三百三十兩針四百枚牛黃一兩二錢金一兩二錢四十綜布六四三十綜布六十四匹

十三年嘽咸亨四年春正月大星隕地震王憂之金庾信進曰今之變異厄在老臣非國家之災也王請勿憂王曰若此則寡人之憂益甚矣乃命有司祈禳○以強首為沙飡王曰強

首能以文辭致意於中國及麗濟二邦我先王請兵於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而亦有文辭之助爲則強首之功豈可忽也授是職仍加歲俸租二百石〇夏閏五月唐揔管大將軍李謹行破高句麗餘衆於靺鞨河俘獲數千人餘皆来奔〇秋七月太大舒弊翰金庾信春年七十九王震悼贈賻甚厚以軍樂鼓吹葬之命有司立碑紀功初人有見兵士數十人具兜服自庾信帶號泣而去俄而不見庾信聞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者見我福盡

乃去耳吾其死矣後旬有餘日疾劇王親臨
存問庾信曰臣願竭股肱之力以奉元首而
犬馬之疾至此今日之後不復再見龍顏矣
王泣曰寡人有卿如魚之有水脫有以不諱
其如人民社稷何庾信對曰臣愚不省豈敢
有益於國家者明上用之不疑任之不貳
故得竭心力成尺寸功三韓為一家百姓無
二心雖未至大平亦可謂小康臣觀自古繼
體之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累世功績一朝
隳廢甚可懼也伏願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

守成之亦難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於上民物安於下則臣死且無憾王感泣妻金氏

太宗王第三女有子五人曰三光曰元述曰元貞曰長耳曰元望及庾信卒元述求見母母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宜從子爾既不得為子於先君吾為得為爾母宇遂不見元述

慟哭擗踴而不能去夫人終不見為元述嘆曰為淡凌所誤乃至於此遂入大伯山後唐兵來攻買籐川城元述聞之欲雪前恥赴敵力戰有功以不容於父母愧恨不仕終其身

金富軾曰唐李絳對憲宗曰遠邪佞進忠
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爲與賢
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預爲誠哉斯言也實
爲君之要道也故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觀夫新羅之待庾信也親近而無間委
任而不貳謀行言聽不使怨乎不以可謂
得六五童蒙之吉故庾信得以行其志與上
國協謀合三土爲一家能以功名終爲雖有
乙支文德之智略張保皐之義勇徼中國
之書則泯滅而無聞若庾信則鄉人稱頌

之至今不忘士大夫知之可也至於芻童牧
豎亦能知之則其為人也必有以異於人矣
臣等按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雖有非常之
才未必得有為之君雖得有為之君未必
得可為之時有非常之才得有為之君得
可為之時而成不世之功者於庾信見之
矣當三國鼎峙之時各自雄長互相侵伐
勢均力敵勝敗亦略相當然甲兵之衆土
地之廣羅不及麗濟只以地利人和僅守
疆域今日敗於濟明日敗於麗為二國睥

睨吞噬者殆無虛日其不振甚矣人心厭
亂思治天生武烈弘濟蒼生庚信應期而
生遭遇之奇有同魚水以忠憤之心濟英
偉之略謀謨惟幄箕無遺策東征西討風
驅電掃所向無敵娘臂之戰眺曇之誅大
耶之捷義旗一揮而羣兇盡殲他如前後
數十餘戰未嘗敗衂捷音相繼功既不細
矣及其伐濟而義慈降伐麗而高臧虜能
成統一之功使其君富有東韓之地使其
民永免鋒鏑之虞自是位兼將相身佩安

危者二十餘年屹然為國家之長城豈非
所謂有其才得其君得其時而成其功者
乎況有始鮮終親君子遠小人臨絶之言
真得大臣告君之體其備歷艱危鞠躬盡
瘁功名忠節終始兩全如庾信者求之新
羅九百年之人物亦罕有其儔矣嗚呼賢
哉

王遣大阿飡徹川等頋兵艇一百艘鎮西海
唐兵與靺鞨契丹兵來侵北邊凡九戰我兵
皆克之斬首二百餘級唐兵溺斃瀘王逢二

河死者不可勝數○冬唐兵攻高句麗牛岑
城降之○授百濟降人職
甲戌 十四年 唐上元元年 春正月改用新曆初祭麻德
福入唐宿衛學曆術而還請改用其法從之
○唐削王爵遣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
仁軌將兵來討先是王納高句麗叛衆又據
百濟故地使人守之帝大怒詔削王官爵王
答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公仁問在京師
帝亦以為王使歸國仁問懇辭不得仍策為
鷄林州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以仁軌為鷄

林道大摠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救兵來討○二月王於宮內穿池造山植花卉養珍禽奇獸○秋七月大風毀皇龍寺佛殿○八月大閱於西兄山下○九月王以僧義安爲大書省●封安勝爲報德王○王閱兵於靈廟寺前阿飡薛秀真進六陣兵法

乙亥

十五年 唐上元二年 春正月頒百司及州郡銅印

○二月唐敕王復爵先是劉仁軌破我兵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渤海略我南境斬獲甚衆

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以經略之謹行三戰皆克王乃遣使謝罪兼獻方物前後相屬帝赦之復王官爵金仁問行至中路還入唐改封臨海郡公然王多取百濟地遂抵高勾麗南境為卅郡及聞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侵出九軍待之

〔〕靺鞨寇阿達城城主素那死之素那白城郡蛇山人其父沈那膂力過人蛇山境與百濟相錯故互相攻擊無虛月沈那每出戰所向無堅陣仁平中白城郡出兵往抄百濟邊

邑百濟出精兵急擊之士卒稍却沈那獨拔劒斬殺數十餘人賊懼不敢當遂引兵走百濟人指沈那為新羅飛將因相謂曰沈那尚生莫近白城素那雄豪有父風初百濟既滅漢州都督都儒白王遣素那於阿達城俾禦北鄙至是阿達城太守漢宣令民以某日濟出種麻不得違令鞫諜者認之歸告其酋長至其日百姓皆出城在野鞫諜潛師薄入城剽掠老幼狼狽不知所為素那奮刃向賊大呼曰爾等知新羅有沈那之子素那乎固

不畏死以圖生欲鬬者来遂舊擊突賊賊不
敢迫但向素那射之素那亦射自辰至酉矢
集其身如蝟遂死素那之赴城也以近敵國
留其妻在家及素那死人有吊者妻哭曰亡
人常曰大丈夫固當死於王事豈可臥牀死
家人兒女手乎今死其志也王聞之流涕曰
素那父子可謂世濟忠義矣贈素那迊飡〇
秋九月薛仁貴以宿衛學生金風訓之父真
珠在本國誅死引風訓為鄉導来攻泉城將
軍文訓等迎戰斬首一千四百級收兵艘四

十艘仁貴解圍退得戰馬一千匹李謹行率兵二十萬屯買肖城我軍擊走之得戰馬三萬三百八十匹其餘兵仗稱是○王遣使朝唐○緣安北河設閼城又等鐵閼城○唐兵與契丹靺鞨兵來圍七重城不克小守儒冬死之靺鞨又圍赤木城縣令脫起率百姓拒之力竭俱死唐兵又圍石峴城縣令仙伯憲毛等力戰死之既而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皆克之斬首六千四十七級得戰馬二百匹

丙子　丁丑

十六年唐儀鳳元年春二月王命僧義相創浮石寺於大白山〇秋唐兵来功道臨城拔之縣令居尸知死之〇冬十一月汝飡施得領舡兵與薛仁貴戰於所夫里州伎伐浦敗績又進大小二十二戰克之斬首四千餘級

十七年唐儀鳳二年春二月唐以故高句麗王臧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餘衆東人先在中國諸州者皆遣與臧俱歸仍移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臧以至遼東謀叛潜與靺鞨通〇三月王觀射於講武殿南

門

己卯

十九年唐調露元年春修宮闕頗極壯麗

臣等按大舜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晉武平吳而怠隋文平陳而驕古之聖君庸主其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文武之平定麗濟統合為一者大抵皆太宗恢拓之略庾信贊助之力而在唐朝命將出師助順討逆之功蓋亦多矣既一之後王又自滿侈心遽萌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敢拒天兵背德犯愼

庚辰

為大邦讎坐貶削可恥之甚也然而無悔謝之色益長驕傲之念高宮室大園囿溺於禽鳥花卉之異玩物喪志迷而不復故雖能襲太宗之餘烈恢復強域終無燕翼之謀貽及子孫自此以後亂賊相尋羅業日衰王之不能兢業儆懼自怠自驕者如是統一之治蓋未盡善云

秋四天王寺成○唐以金仁問為鎮軍大將軍行右武威衛大將軍

二十年唐永隆元年春二月以伊湌金軍官為上

辛巳

大等○三月以外妹女歸于報德王安勝仍
賜金銀罌雜綵百段安勝遣其將延武上表
陳謝

二十一年唐開耀元年春正月朔日無光如夜
夏五月地震流星犯叁大星○六月天狗落
坤方○秋七月朔王薨遺詔曰寡人運屬紛
紜時當爭戰西征北討克定封強伐叛招携
聿寧遐邇上慰宗祧之遺顧下報父子之宿
冤自犯冒風霜遂成痼疾憂勞政教更結沈
痾運往名存奄歸大夜太子早蘊离輝久居

震位宗廟之主不可暫空太子即於柩前嗣立且山谷遷貿人代推移昔日萬幾之英終成一封之土徒費資財空勞人力屬纊之後十日便於庫門外庭依西國之式以火燒葬服輕重自有常科表制度務從儉約越七月太子政明立上謚曰文武羣臣以遺詔葬東海口　石上

權臣曰葬者藏也臣子之於君父歿則必以禮葬之者由其有不忍之心也歛之以衣衿厚之以棺槨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

無使土親膚爲欲其不速朽也火葬之法出於佛氏其說以焚灸禽獸猶以爲罪極言其虐應之慘至於人死則必欲焚之其視至親不如禽獸其逆理悖常甚矣後世之人惑於其說而不察也至有以至親之屍付之烈焰之中而焚燒之其爲不仁至此極矣今文武王遺命火葬一時臣子從其亂命而不知其爲非至於孝成宣德既燒其柩又散骨東海邪說之惑人可勝痛哉

帝遣使冊王為新羅王○八月蘇判金欽突
波珍飡興元大阿飡真功等謀反伏誅欽突
王妃金氏之父也○逆黨兵部令伊飡軍官
伏誅○唐名高句麗降王臧還印州

神文王

諱政明字日炤文武王長子母慈義

王后在位十一年

壬午

二年唐永淳元年夏六月立國學屬禮部置卿一
人又置工匠府監一人○高句麗王臧卒於
印州唐贈衛尉卿詔以尸至京師葬顗利墓

左樹碑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
東城傍舊城往往為國兵所沒餘衆散入靺
鞨及突厥高氏遂絶

癸未 三年 唐弘道元年 夏五月納一吉飡金欽運女為
妃初王為太子納金欽突之女為妃無嗣後
坐父見廢至是王將納欽運女為妃先遣伊
飡文穎波珍飡三光為聘又遣大阿飡智常
賜幣帛十五轝米酒餚具百三十五轝租百
五十車遣伊飡文穎愷元舟金氏為妃命波
珍飡大常孫文阿飡坐郎吉叔等各率其妻

與沙梁及梁二部婦人各三十迎之左右侍從甚盛○冬十月徵報德王安勝為蘓判賜第宅仍賜姓金彗星出五車

甲申

四年唐中宗嗣聖元年冬十月流星縱橫徹夜○十一月遣兵討金馬渚賊平之弟監逼實步騎監金令胤死之先是安勝族子將軍大文據金馬渚謀叛伏誅餘衆殺官吏據報德城以叛王遣將士討誅之徙其人於國南州郡以其地為金馬郡初沙梁人奈麻驟福有子三人長夫果仲驟徒季逼實夫果驟徒曾死於

王事逼實將行語其妻曰二兄既死王事名
垂不朽吾雖不肖何獨畏死而苟存乎今日
是與爾死別也及戰獨出奮擊斬殺數十人
而死王嘆曰驟徒能知死所而激昆季之心
夫果逼實亦勇於義奮不顧死顧不韙歟皆
贈沙飡令胤乃級飡盤屈之子生長世家以
名節自許將行語人曰此行當立名以報宗
族朋友及至椵岑城南七里賊將大文結陣
待之士卒皆曰今兜黨如巢燕擲魚無持久
之心出萬死僥倖一戰語曰窮寇勿迫疲而

擊之可也諸將然之皆引退令胤獨憤然欲
戰從者曰令諸將豈偷生惜死者哉將候
賊便也子獨欲戰可乎令胤曰臨陣無勇禮
經之所誡有進無退士卒之常分也丈夫陣
事自決何必雷同遂赴敵力鬬死王嘆曰有
是父乃有是子其義烈可嘉贈賻有加
臣等按節義天下之大防所以扶天常植
人紀有關於世教大至如臨敵而鏖戰徇
國捐軀者則其節義有以激志士忠臣之
意氣亦謂殺身成仁者矣新羅以自麗濟

構兵以來其俗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死於王事者悉未縷舉曰貴山曰篙項曰讚德父子曰奚論曰訥催曰東所曰竹竹曰丕寧子父子曰金欽運曰穢破曰狄得曰寶用那曰盤屈曰官昌曰匹夫曰阿飡金曰素那曰金令胤曰逼實曰驟徒曰夫果曰脫起曰仙伯曰悉毛此其章章者其餘死節亦多百濟之亡只有階伯高麗之亡無一死節者麗濟之節義頹壞如是安能敵新羅哉然新羅自中葉以後乱臣賊子

新羅神文王

接迹當世賊萱之来公卿大夫婢顔奴膝猶恐賣降之或後金傅之降不屈者惟王子一人而已國安得而不亡哉惜乎新羅全盛之時人人効死盡節其亡也無一人委身全節者孰曰國家之興表不係於忠節之有無者乎

乙酉

五年唐嗣聖二年春三月置西原小京以阿飡元泰為仕臣置南原小京徙諸州郡民居之○奉聖寺成○夏四月望德寺成

丙戌

六年唐嗣聖三年春二月置州郡於百濟舊地以

泗沘州為郡熊川郡為州置都督鷄羅州為
郡武珍郡為州又置石山馬山孤山沙平四
縣○遣使如唐請禮典並嗣章武后令有司
寫吉凶要禮並採文詞涉於規誡者勒成五
十卷賜之○授高句麗降人官爵有差○武
后以高臧孫寶元為朝鮮郡王又以義慈孫
敬襲百濟王其舊地已為我國渤海靺鞨所
分

丁亥 七年 唐嗣聖四年 夏五月賜文武官僚田有差○

己丑 九年 唐嗣聖六年 秋築西原京城

庚寅　辛卯

十年（唐開元七年）春唐授金仁問輔國大將軍上柱國臨海郡開國公左羽林軍將軍

十一年（唐開元八年）春三月封元子理洪為太子大赦○唐以獻誠為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賜善射者五人內史張元輔先讓獻誠為第一獻誠後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擇善射者然多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為恥不如罷之后嘉納来俊臣嘗求貨獻誠不荅乃誣其謀叛縊殺之武后後知其冤贈

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壬辰 十二年 唐嗣聖九年 春武后遣使來言曰我太宗文皇帝神功聖德超出千古故廟號太宗汝國先王金春秋與之同號實為僭越須急改之王語使者曰臣敢不惟命然念先王春秋頗有賢德又得良臣金庾信一統三韓其功業不為不多及薨逝一國臣民不勝哀慕追尊之號不覺相犯今聞教勅不勝恐懼願以此上聞後更無勅○王嘗燕居引薛聰謂曰今日宿雨初歇薰風微凉高談善謔可以舒

薛子必有異聞盍為我陳之聰曰唯臣聞昔
花王之始来也植之香園護以翠幕當三春
而發艶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艶艶之靈夭夭
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忽有一佳人名曰薔薇
朱顔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来綽約而前曰
妾聞王之令德願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
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韋帶戴白持
杖龍鍾而步傴僂而来曰僕在京城之外居
大道之旁竊謂左右供給膏粱雖足巾衍儲
藏須有良藥故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不識

王亦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曰凡為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比夭艷而亡然而夭艷易令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謝曰吾過矣於是王愀然作色曰子之言諷諭深切請書之以為戒遂擢聰高秩聰字聰智父元曉嘗為沙門淹該佛書既而反本自號小性居士娶瑤石宮寡夫人生聰聰生而明銳既長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

義訓導後生又善屬文○秋七月王薨謚曰
神文太子理洪立○武后遣使吊祭仍冊王
為新羅王輔國大將軍行左豹韜尉大將軍
鷄林州都督○置醫學博士二人教授學生
以本草甲乙經素問針經脉經明堂經難經
為業又置律令典博士六人籌宮典大舍二
人史二人○沙餐強首卒強首奈麻昔諦之
子初其母夢見人有角者有娠及生頭後有
高骨父以兒就示相者相者曰吾聞伏羲虎
形女媧蛇身神農牛頭皐陶馬口自古聖賢

其相有異令觀兒首角而又黧相法面黧無好頭黧無惡此必異物乎父還謂其妻曰兒子骨法非常好養之及壯知讀書通曉義理父欲試其志問曰學佛乎學儒乎對曰佛世外教也願學儒遂就師讀孝經曲禮爾雅文選所得愈高嘗娶冶家女父毋將以禮改娶之強首不可父怒曰兒有時名以徵者為偶不亦恥乎強首曰嘗聞古人之言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貧且賤非所恥也至是卒王禮葬之賻賜優寵其妻盡供喪事之食欲還鄉里

王聞之賜祖百石薛曰妾賤者也夫在之日受國恩多矣今縱未亡豈敢再辱寧賜乎遂不受而去

東國通鑑卷之九

新羅神文王